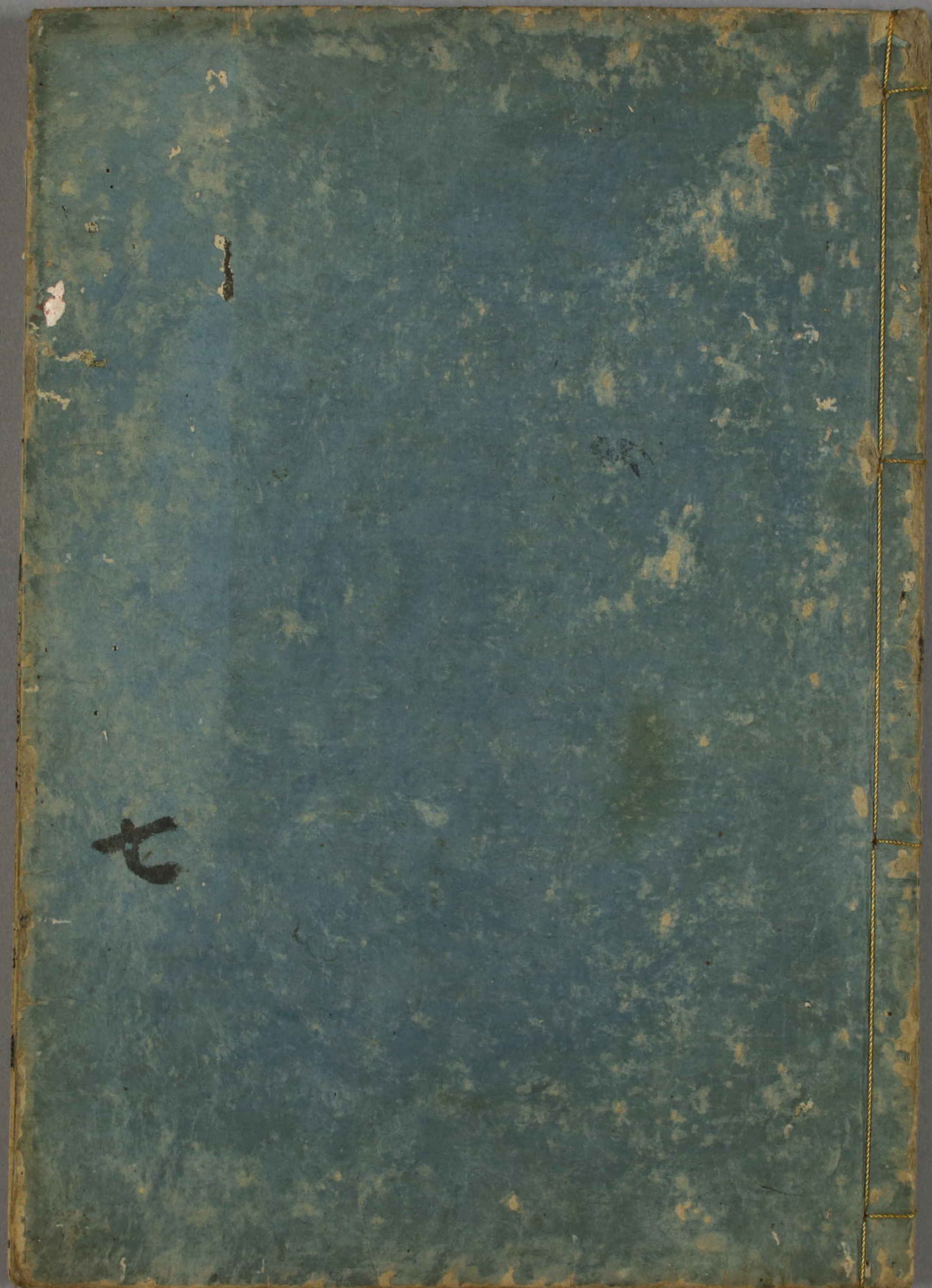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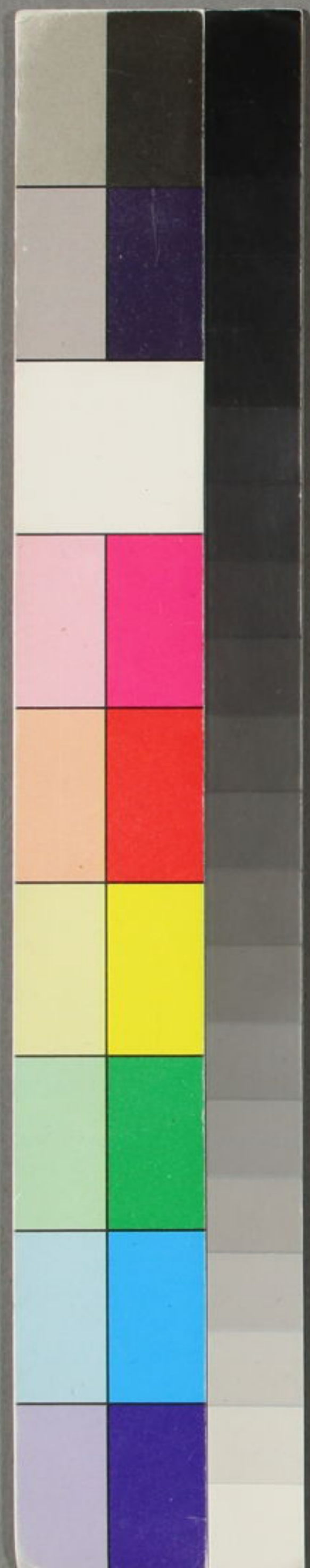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七

肅齋林希逸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姓魏名也數稱谿工文侯曰

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

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

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

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居在郭東因以爲氏名子方之師也

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
 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
 儼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
 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
 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謂道理指指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

貌而天貌雖入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
 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
 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其大
 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
 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
 人之意也消豁工之善猶可豁言順子之
 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
 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土梗者得其粗
 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
 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令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
 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

孟子卷十
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
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
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

注禮義之教有斯節也

孟子滕文公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註德
猶惠也提撕警覺以加惠焉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吉有
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煥也
後漢崔駰傳交淺而言深者
愚也

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
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
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威
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
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顏淵
容以懌使入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顏淵
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翼云無器而民踏乎前謂無
名器而民無踏其前也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
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踏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
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
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
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
其前立以是日但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
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
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

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其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自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勢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際日

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以言命也日徂者日如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

毛詩七陽有鵲巢篇中唐有
箋註中庭也唐堂塗也
列子古人鑿劍水中刻舟求

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
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
焉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壁
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
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
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
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
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
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
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
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駉若乎其後則
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
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
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
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

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
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
上面吾服汝汝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
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
少焉見曰其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
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
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焉
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

辭騷經遠遊傳無朝濯髮於湯
谷兮夕晡余日兮九陽
韻會凡凡不動見或作振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
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
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
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
且孰爲之宗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髡髮也熱然疑定而立之貌非人
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併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月晦焉晦焉將近也謂

人間世人遊其樊天地篇願
能生之言其風

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
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
換爲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
即是陰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
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
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
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
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紀者造化也一
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
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爲而莫
見其功日異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
言之相友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
可尋譬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
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
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友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

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爲之宗
是則造物也亦造物也言不非是這箇孰
爲之主宰莊子之文句
有生活便是此等處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
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
少變而不失其太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

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
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
此至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
行此小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太常所
食之水草猶御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
故必聽天之所爲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
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出於天而莫
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得喪禍
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
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

史記列五十一可馬相如傳
吞如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
曾不帶芥註張揖三席介刺

在_ニ於_レ我_ニ則_レ外_ニ物_ノ之_ノ變_ハ豈_ニ能_レ失_ハ我_ノ之_ノ至_ニ美_ニ至_ニ樂_ニ者_ハ天_ノ地_ノ之_ノ間_ニ變_ハ化_ハ相_ニ尋_ニ萬_ノ古_ノ如_レ此_ハ何_ニ有_ニ盡_ル時_ヲ得_レ喪_ハ禍_ニ福_ニ無_ニ非_ニ自_ニ然_ニ又_レ何_ニ足_ニ以_テ爲_ニ吾_ノ心_ノ之_ノ患_ハ故_ニ曰_ク萬_ノ化_ハ未_ニ始_ニ有_レ極_也夫_ハ孰_ハ足_ニ以_テ患_レ心_ヲ但_レ世_ノ俗_ノ之_ノ人_ハ不_レ能_レ解_ル此_ヲ惟_ニ身_ノ與_レ道_一者_ハ方_ニ解_レ曉_ル乎_ニ此_ハ已_ニ身_ノ也_身與_レ道_一故_ニ曰_ク已_ニ道_一爲_ニ孔_ノ子_ノ曰_ク夫_ハ子_ノ德_ハ配_ス天_ノ地_ノ而_レ猶_レ假_ニ至_ニ言_ニ以_テ脩_ス心_ヲ古_ノ之_ノ君_ノ子_ハ孰_ハ能_レ說_ク焉_老聃_ハ曰_ク不_レ然_夫水_ハ之_ノ於_レ汊_也無_ニ爲_ニ而_レ才_ハ自_ニ然_ニ矣_至人_ノ之_ノ於_レ德_也不_レ脩_而物_ハ不_レ能_レ離_ス焉_若天_ノ之_ノ自_ニ高_ニ地_ノ之_ノ自_ニ厚_ニ日_ノ月_ノ之_ノ自_ニ明_ニ天_ノ何_ニ脩_ス焉_孔子_ハ出_テ以_テ

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末
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借假

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為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木質也。木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醢醢醢也。其飢饉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莊子見魯哀

公東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
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
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
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
公號之五月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

義取決斷

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
事子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
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方術也言魯之儒者
學術與先生不同也
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
能斷之義二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
服者多而皆
不_レ知道也
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
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戒餒牛
之時豈
月_ヤ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
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也死生不入於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與可畫
死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
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
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
知此凝神
至介甫詩神閑意定始一掃
切與造化論錙銖

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宋元君將畫圖
也到此又筆閑筆這兩句
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
矣是真畫者也價值猶瀟漫也舒遲自得
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
史相揖而略不仕也槃礴箕踞之狀羸即
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
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文王觀於臧見
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
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
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
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蹄號
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瘼乎諸
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化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

翼說六十四卦也按云變卦
謂重也

出三年文王親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鯁解不敢入於四境列士
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鯁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
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
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此一段把太
公事却如此
粧撰別箇語頭常釣者釣龍在手也釣竿
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

易說六三食舊德其屬終吉
或從王事無成
說命下自河徂亳既厥終罔
顯
管見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
夫太山始皇石刻文曰御史
大夫蓋篆文夫與太相似耳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
東郡縣上鄒山
與儒生議刻石秦德

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
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
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
易法度也偏令無用無一事肯出號令也
號令之問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群
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
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眾人同事
功而不自異也鯁即庚也外國之鯁解太
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
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
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夫終身無聞猶書曰
暨厥終罔顯也臣屬之大夫古本作夫
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
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蓋篆字夫與太同
見文
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

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爲一句凡十二句

何以愛爲乎他尼曰默汝無言天來王盡
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刺乎列御寇爲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齊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
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闕音闕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
夫引之盈貫闕焉而至蒲也前手直而肘
射也適共也音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
在弦上音於弦上者纔失而左來之矢又
輒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
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遂巡者面向高山
而背臨深淵浪而未已之意故曰遂巡三
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

鶴音義曰恂爾雅云恂慄也
謂莊也何承天纂云吳人呼
辨目為恂目

之至而伯昏無入能者即所謂純氣之
宅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
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
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
境界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
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射之精義亦難
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
庸吾問於孫叔敖
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
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
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

長沙三音義不恂爾慄慄也
周公之射五豝五豝今且射
諸令亦會盟之建且長國
則元契文王共八射射同坐

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
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
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
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今尹之貴
若在於今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
於我則與今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
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
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濫盜

疏云楚文王共凡偕侯同坐
論合從會盟之事凡凡國名
周公之後在汲郡界今凡城
是也三者爲不敬鬼神尊賢養民也

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知者不
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
淫也盜人不得刳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
黃帝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
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
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爲病故曰處卑
細而不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
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楚王與凡君坐
盡故月既以與人已愈有

德七符辭

少焉楚主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
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意即勝者喪
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
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
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
存存一宜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
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
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其分別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屈者擗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逍遙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難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關利也

五燈會元五松子誠禪師傳

中無老僧面前無關利也

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中
不生猶是五天位珠光月魄
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
路頭無關黎問如何是夾山
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銜花落碧岩前

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夫知者不
為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
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
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
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傳燈三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單傳心心印破執顯宗承謂教外別傳不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也
維摩經佛在毘耶維城菴羅
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曰汝行
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既
至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
師利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
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
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
遠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
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外飾而無
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
亂之首也聰明墮肢體此為道之目損者
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
時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
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
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
根者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
為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
法若作人則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
唯大人則易之矣

易復卦復亨出入无吝程傳
云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不
也長進於外出也陽生非自
外也來於內
易剝上九碩果不食註諸陽
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覓食將見復生之理
山地剝三三 地雷復三三

地復三三

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
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
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下二句易說上二句難說目如花木之發
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
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
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
碩果不食剝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
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如乎死生往來

萬物肯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紀也
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
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
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
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茂盛則
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
落黃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
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
矣豈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
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
曰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
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
問在屈在屈中欲生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在屈聞之以黃帝為知
言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天地有太美而不言四時
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
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太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

易乾文言曰乾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居其利大矣哉乾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駢拇篇語

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
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八合為巨
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有美利而
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
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
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鳥短
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

東坡前赤壁賦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莫消長

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其若者如何說得故曰有_有成理而不_有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_有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_有下彼_有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_有或_有圖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既已_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_有死生方圓莫_有知其根_有扁然即翻然也_有去而不_有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_有而_有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在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爲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幾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

沉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_有隨惟其不_有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惜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_有亡而存_有死而_有生_有而亡也_有齋養也_有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_有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_有齋缺問者不_有過此_有垂故曰可以觀於天矣_有齋缺問道乎_有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_有歸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曠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齋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

王泉鍵云二老相見各有來
田明暗互換強弱相持檢點
將來大似賊偷賊物要識他
用處麼一條柱杖兩人擎
手八口呈好手見于禪林類
聚卷之十肢體
出入無時者孟子告子上篇
之語
天下之廣居者孟子盡心下
篇之語

而去之目形若槁骸心者若死灰真其實
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
謀彼何人哉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
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好手
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正汝形一汝
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
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
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
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
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
天下之廣居也曠無知而直視之貌續之
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
無求其故謂人不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
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

疏云承古之得道人爲師也

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
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
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
故事也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
而我有一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
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
之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
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就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聚也四

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今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

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

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

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宵

圓覺經云四大各離合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体和合為相實同幻花

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

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卯生疏淪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掊擊屏去之也

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者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

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知生濕生皆原本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

豕離集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為無下故一竅而無尿也

未_レ法身_ヲ莊_子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_レ之意亦如此
房_{旁音}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
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_{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肢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

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及於宗自本

觀之生者暗

音陰 與噫氣之意同

物也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

是非

傳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

以知惠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而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置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皆從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置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

正宗資六祖傳曰說成帙壇經具史重錄許多骨董

翼曰本實曰兼草實曰顛

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其

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雖寓形於天地之

間爭故曰在焉爲人將及於宗宗者萬物

之初也噫噫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

所不順則爲疴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

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

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刺人身

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

太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

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

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果疏有理人倫

地須臾而此數語亦好

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易變辭動靜有常剛柔斷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註方諸事情狀向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
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漻然莫不入焉果燕物之至微者也其生也有時其種也
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
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
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
相凌壽夭之為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
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東
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
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
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
謂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

繫辭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
信相感而利生焉云寃神知
化德之盛也

之自然者也帝主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
忽然而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
然漻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
易之所謂窮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
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墮其天袞紛乎宛
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物之初生本無
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
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衰愚惑也毀藏
之物也袞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
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毀而墮其袞矣
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
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

日大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不形之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終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稷似稗而布地生穢草也。稷草似稻實細。

造其至妙之地，此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又說高一層，謂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見而有所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終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

傳燈二十八會元二慧忠國師傳語

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
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
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瓦礫熾然常說即
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
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
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稀者以足躡
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況此也下監市之
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狶之肥瘠差問其
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
況正市今司也獲人名
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
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
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
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
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閼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
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疏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
之際
八重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

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
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官忘已見而
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
而同論安有終窮調問和安也濬靜漠清
調問皆形容無爲之妙而亡寥虛也巴與
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此一之妙則吾之
志願足矣故曰寥巴吾志此四字下得簡
而有力既無往矣矣有所至雖有去來而
無所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
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
但見其彷徨馮闕入於太知之出而不知
其所窮極矣彷徨馮闕入於太知之中而不知
知至也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

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
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
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
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
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無窮
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
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
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
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
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
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
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何荷

謹此縱意放也

井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古神農隱九閩戶
晝瞑姒荷耳日中參_{處野反}戶而入曰老龍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
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矣堯堯吊聞
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
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
道而非道也_{發開也推開其戶而入曝然}

老龍古也夫子在則有啓發予之太言今既
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古死而無
言矣余姓也堯名也因堯老龍而聞神農
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
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
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
爲藏其狂言况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在
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
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
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
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
算數譬喻下有此勢道本無聲形不可

視聽若論說於人，以真真而名其道，是特
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
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真真無
也。知有之爲，無不若，並與無多。蓋謂神農之爲
此言亦未。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
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
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
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

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
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
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
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
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
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

世尊入滅時常隨給侍之侍
者阿難以四事問佛曰世尊
滅後結集諸經以何等字可
安蓋于最初佛言如是又問
佛曰世尊滅後有惡性比丘
則如何佛言可斷賞也又問
曰世尊滅後以何修行佛言
可為心地修行所謂禪定是
也又問曰世尊滅後以何人
為師佛言波羅提木叉云云

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發語之端蓋於
經我聞一時之上蓋如是兩字也道之有
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約散皆道之可
以歷數者約令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
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
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
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
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
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
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
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

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
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崑崙在於宇宙之外
太虛又在崑崙崑崙之外崑崙崑崙
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
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昏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
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孰視其狀數語
只形容道之不
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
妙也未能無無則猶在無字之內為無

字所有矣何從至哉
 日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歟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為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無鉤也大司

馬之屬有銀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
 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為無不為者
 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且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

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
 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
 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
 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
 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

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
 言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益未
 有天地之間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
 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
 為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
 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
 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
 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而造化
 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
 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
 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
 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
 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
 也終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有而後
 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
 變換言句死生之所待一體而已一體猶

下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極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而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而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以心聞。則爲內化。

與物相靡也。及而見役於內，則為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適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目與物化者，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靡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永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整。故曰：相整以稀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圖官室者，謂其以此為窠，曰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

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山林與無為，無不為不物，乃物物之意。

皐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早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勞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皐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

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
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
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旋舍也此言自無
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
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
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
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
故月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
入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
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
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
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
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
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
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
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
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
 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後徒也門人第
 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盡然分明之意
 絮然慈柔之意掩腫鈍朴也軟掌猶支離
 也酒然異者言見其滿海有異於人也
 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乃祝社稷只是

杓音標音亦作勺音灼
 觀音趨音娶伺視也
 正宗譚南泉願禪師傳一日
 到莊莊主預備油飯迎奉師
 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
 何得排辦如此主曰昨夜土
 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主
 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

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
 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而南不
 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
 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
 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
 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一人皆不
 知其所以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也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
 位置之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
 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覷
 者恐為吾師之誨而不樂也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鱔為
 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

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音義祥怪也

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康桑子曰小子來夫困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害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

擲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札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及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爲盜日中穴坯音圃反又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在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鯢鱗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壑狐雖小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其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

人必尊敬之。今長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亦獨也。碣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欲避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堯舜。堯舜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智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圻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

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

曰辭盡矣曰奔蟻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
伏鵠如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
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託
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
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
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存者不自得亦猶
有孽者之無所見聞也強開也我之形與
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
欲所蔽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
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不可得而夫
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

翼音義鶴古鶴字

若本 羸作翼

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有脫
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
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
非果辭窮也奔蟻小蜂也藿蠋豆中太蟲
也越鷄小魯鷄大鵠亦太鳥也小蜂不能
見大蟲小雞不能覆太卵此喻其力量尚
小不能點化汝也南榮越羸羸七日七夜
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
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入偕來之衆也
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
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

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
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
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
亡人哉惴惴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

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
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
也夫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事
也朱愚猶顓蒙也若有心乎風管則反爲
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
不可即釋氏所謂無慮也不得不慮慮也
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
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
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
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
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惴
惴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
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惴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于

楊子法言第二學行篇曰天
降生民倅侖顓蒙註云顓蒙
頑愚也司馬光曰顓與專同
會元卷五藥山惟儼禪師傳
云山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
十二分教其中粗知堂闢南
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
目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惣不得子作
麼生師固指

疏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

退就家中思惟旬日

音義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
惡兒李惡計未盡也

扁海云飛曰離雄走曰牝牡
又云門關鍵
捉女履尼質二反止也絡糸

曰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
辭辭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韉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韉者不可繆
而捉將外捷外內韉者道德不能持而況
放道而行者乎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自自愁孰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辭辭乎未寧一之意也
纔有所惡則心有防著故津津然而可見
韉以皮束物也捷開門之也也二者皆執
捉歛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捉則繁多
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內

故月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捉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况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上筌而知吉

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合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
日嗥而噬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提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瞞偏不在外
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病者有九病人有九問
之能自言其病之
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
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
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
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

大惠恭曾侍郎書云悟明須
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為大休
歇之地

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入其純一
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一
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
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念諸
人而求已不務外而務內也脩然無所累
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我亦不失赤
子之心也嗥哭也噬喉也噉聲乾也赤子
嗥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提
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
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簡
簡如此其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瞞雖視
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
偏矣瞋與瞞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
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
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
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

經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
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
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撓不相與爲恠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
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
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越問衛生之經未其

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
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
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
立處非真是也冰釋凍解即脫洒自悟之
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
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爲怪
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無
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
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
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兩非也兩字分明
不是實語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
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
未也則當別有語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
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才非實語禍福無

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
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
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
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
解一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
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
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
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
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
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大鈞

中庸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

二十六章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敗之自此以下莊子逸言至理也字胸中
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
也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
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
者脩直之人也脩直之人至於天光既發
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
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天亦歸之舍止
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
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
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
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
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
就其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者不
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備物以
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以達彼若是而

萬物皆備於我也者孟子盡心篇之語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周易坤卦文言之語也

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
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
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有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

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換也耻過而作非每有所更

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一失業不訓事今人且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券內者獨也以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

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

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者求在外者也券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跛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為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為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者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

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莫憚于志鎮錙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憚於此志尤甚於矢之鎮錙故曰矢莫憚于志鎮錙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

以備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

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故出而不反見其

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

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自執是而非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滅而有實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實者

福蒙於中云塩官因有講僧來參師問曰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八無盡略說則有四種法界師云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師云思

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法計目下孤燈果然朱照

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淪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便是此意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

居

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剝本始也剝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無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字即鳥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日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
 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

奇義云昭景甲三姓楚同宗也著對者世人處對邑而光著久也

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
 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翳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即歸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終有生之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

次弟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
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
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
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二
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
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
文字有生黷也反披然曰移是嘗言移
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黷也釜底黑也亦
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
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氣也與此
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
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
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
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

臘不至後三戌臘祭得斷股
曰清紀周曰蜡祭秦曰嘉平
漢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神也
禮記月令註臘謂以甲獵所
得禽獸祭也
臘牛百葉也白在上耳百葉
牛肚也

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
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
皆不當言言皆為私也人雖各有其是
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臘音胾音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胾足脂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
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
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
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
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
是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
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

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是

續報也復也

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其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鶯鳩皆同譏太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弗笑之其見識與蜩鶯同矣蜩與鶯同又與蜩鶯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太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

通覆育也謂和也

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

行而踴躍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踴躍弟之足則則姬謝之而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踴躍其子之足則則與姬謝亦無之矣情親之至目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為質也辟音屏除也踴躍足之喻為下面禮義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智仁信五者設也

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

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

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停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胸中不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性者生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爲
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
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
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欽持守而恭
敬也生德之
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
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
人偽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謨也應接而
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
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也不可自拘
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
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
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

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
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
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
不得已曰無非我者雖相反而其實未嘗
不相順此又舜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
是一服說語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
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
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拜之
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
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俚乎人能自
矜於人也俚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

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撿若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齟，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盡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為矣。有天之名，則有之。全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能盡唯蟲能矢此八字極妙。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揆救紙畫

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揆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得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其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伊尹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揆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着之喻。夫復謂不餽而

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

繪扁海云音車開也

易復卦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

胃孰也不餽者不以遺_之於人也言此道在_已已不是賣貨但知_之爲_已而無爲_人之心則忘_人矣忘_人則在我者總_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_之觀_此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可知不餽之意

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乎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

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星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平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